

独一无二的说故事高手，为你献上最温柔的真情故事

爱，永远不会消失

畅销心灵作家 丁立梅◎著

love never vanishes



她轻轻闭上眼，把手伸向他，任他握着，跟他走。她什么也不去想了，只想陪着这个好男人，一路走下去，一直走到老。



辽宁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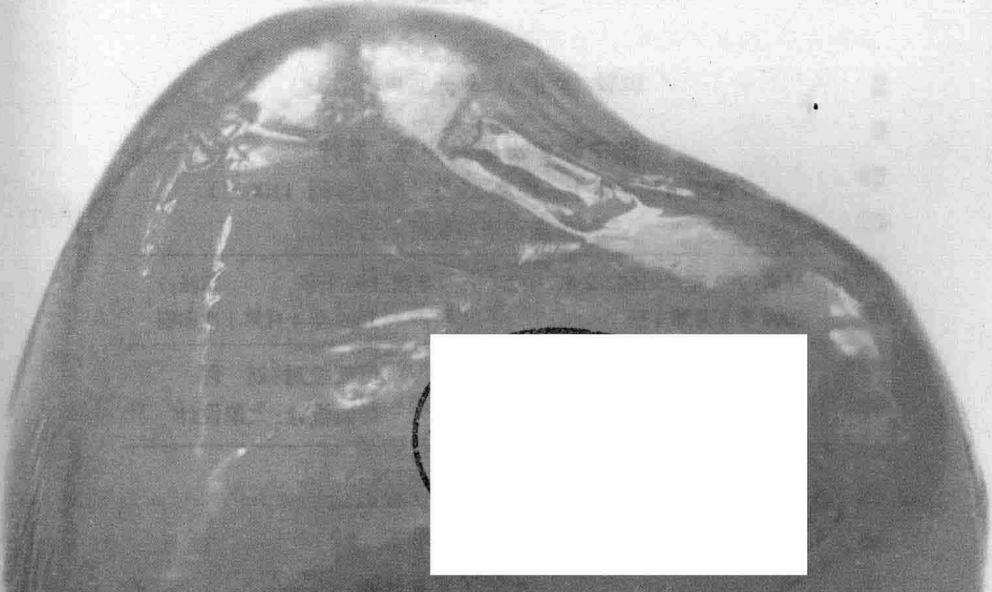
独一无二的说故事高手，为你献上最温柔的真情故事

爱，永远不会消失

畅销心灵作家 丁立梅 ◎著

PART I 一往直前三十年

三十岁，罗平小学高年级，中等一米一五的九岁童，还
是害羞，胆小内向。成绩，尚可。她的父母，都是普通
农民，家境贫寒。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永远不会消失 / 丁立梅著.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9.3

ISBN 978-7-5382-8224-5

I. 爱… II. 丁…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3847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字数: 160 千字

印张: 7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徐 悅 叶北宇

责任校对:刘 璞

特约策划:严小娥

封面设计:大象设计

ISBN 978-7-5382-8224-5

定价: 19.80 元



目 录 contents

PART 1 一朵花,开十年

十年,多少人事成沧桑,唯有一天一地的九重葛,还在开着,极尽欢颜。淡紫,粉红,攀缘而上,而下,缠缠绕绕。帘幕无重数。

你再捉一只蜻蜓给我,好吗	2
一朵花,开十年	9
如果有一天,鱼长出了翅膀	18
栀子花,白花瓣	28
穿过我的黑发你的手	37
你住在我心里	45
万万人中遇到你	53
只因相遇太美	60
等我,我要去寻骆驼花	68
相见不如怀念	77
三百零一只纸鹤	85
如果真有下辈子	91

PART 2 岁月如水水如烟

青春的爱情，总是充满不定数。岁月如水水如烟，水流过，烟飘过，这便算，完结了。

青春底版上开过玉兰花	100
一把木梳	103
八年囚爱	106
岁月如水水如烟	109
羊绒披肩	112
跟你回家过年	114
华丽转身	116
暖手套	119
一碗羊汤泡面	122
豆浆里的爱情故事	125
寻找被标记的爱人	129
十五年的等待	132

PART 3 我用我的明媚等着你

初冬的天，她一袭薄呢裙，脸上化着淡妆，口红却抹得鲜艳。长头发盘在头上，刘海卷卷的，覆在额前。是花开明媚。

如果蚕豆会说话	138
红木梳妆台	143
棉花的花	147
桃花芳菲时	151
我要为你吹一世的笛子	155
我用我的明媚等着你	159
陪着你疼痛	162
和你共赴危险	164
天堂里的红玫瑰	166
我在等你回家	169

PART 4 爱情的风景，要慢慢看

她轻轻闭上眼，把手伸向他，任他握着，跟他走。她什么也不去想了，只想陪着这个好男人，一路走下去，一直走到老。

爱情的风景，要慢慢看	174
烟火爱情	177
不要去见旧情人	179
爱，有时来不得半点心软	182
相濡以沫	184
倦鸟归巢的爱情	186
请把旧爱收藏好	188
就是想犯一次贱	191
爱情抢不来	194
我爱你，我甘愿	197
有多少感情可以玩耍	199
爱是艰难的	202
享艳福是要付出代价的	205
无法预知的幸福	208
不爱拉倒	211
请先离婚了再来说爱	214
没有一种爱情不受伤	217

PART 1

一朵花，开十年

十年，多少人事成沧桑，唯有一天一地的
九重葛，还在开着，极尽欢颜。淡紫，粉红，攀
缘而上，而下，缠缠绕绕。帘幕无重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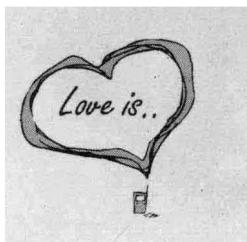
1

你再捉一只蜻蜓给我， 好吗

1

陆小卫第一次给我捉蜻蜓的时候，穿着淡蓝的小汗衫，吸着鼻子，鼻翼上缀满细密的小汗珠。他手举一只绿蜻蜓，半曲着腰，对因摔了一跤而坐在地上大哭的我，一遍一遍哄着：“可可，我捉了只蜻蜓给你玩，你不要哭了，好吗？”那一年，陆小卫八岁，我六岁。

六岁的蓝心，站在陆小卫的身旁。蓝心吮着小拇指，眼巴巴地盯着陆小卫手上的绿蜻蜓。她很想要，但陆小卫不会给她。陆小卫说她长得丑，有时跟她生起气来，就骂她“狼外婆”。狼外婆长得很丑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每次陆小卫骂蓝心狼外婆时，蓝心都会大哭着跑回家。不一会儿，蓝心的妈妈，那个跛着一只脚的刘阿姨，就会一手牵着蓝心，一手托着一碟瓜子或是糖果出来寻我们。刘阿姨不会骂我们欺负蓝心，只是好脾气地抚着陆小卫的头，给我们瓜子或糖果吃，而后关照：“小卫，你大些，是可



可和蓝心的哥哥哦，要带着两个妹妹好好玩，不要吵架。”陆小卫这时会很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用脚使劲踢一颗石子。

刘阿姨走后，蓝心慢慢蹭到陆小卫身边，温顺的猫似的。陆小卫不看她，她就伸了小手小心翼翼去拉陆小卫的衣襟，另一只小手里，一准确着一颗包装漂亮的水果糖。那糖纸是湖蓝色的，还有一圈白镶边。是她特地省下来的。“给你。”她把水果糖递到陆小卫跟前，带着乞求的神色。陆小卫起初还装模作样嘟着嘴，但不一会儿，就撑不住糖的诱惑了，把糖接过来，说：“好啦，我们一起玩啦。”蓝心便开心地笑了，一脸的山花烂漫。

陆小卫转身会和我分了糖吃，一人一半。湖蓝的糖纸，被我们的小手递来递去。我们透过它的背面望太阳，太阳是蓝的。望飞鸟，飞鸟也是蓝的。我用它望陆小卫的脸，陆小卫的脸竟也是蓝的。我们快乐地惊叫。整个世界，都是蓝蓝的，一片波光潋滟。

多年之后，我忽然想起，那湖蓝的糖纸，像极了陆小卫给我捉的第一只蜻蜓的翅膀。我后来不哭了，我从地上爬起来，接过陆小卫给我捉的蜻蜓。我用手指头拨它鼓鼓的小眼睛，叫它唱歌。陆小卫笑了，蓝心笑了，我也笑了。

那一年，我、陆小卫、蓝心，一起住在一个大院里。我们青梅竹马，亲密无间。

2

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父亲要把我们举家搬到另一座小城去，那是父亲工作的城。

那个时候，我和蓝心同班、同桌，好得像一对姐妹花。而陆小卫，已

上小学五年级了，常常很了不起似的在我们面前背杜甫的诗词，翻来覆去只一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他有时还会和蓝心吵，吵急了还会骂蓝心狼外婆。蓝心不再哭，只是恨恨地咬着牙，瞪着眼睛看着陆小卫。

陆小卫却从不跟我吵，他还是一有好东西就想到我，甚至他最喜欢的一把卷笔刀，也送给了我。

我三年级学期结束时，父亲那边的房子已收拾好了，我们家真的就搬迁了。临走那天，大院里的人，都过来送行。女人们拉着我母亲的手，说着一些恋恋不舍的话。说着说着，就脆弱地抹起眼泪。

我也很难过，背着自己的小书包，跟蓝心话别。而眼睛却在人群里张望着，我在找陆小卫，他一直一直没有出现。

蓝心送我一根红丝带，要我在想她的时候，就把红丝带扎在头发上。我点点头答应了，回送她一把卷笔刀，是陆小卫送我的。蓝心很喜欢它，她曾跟我说过，她最喜欢小白兔了。陆小卫送我的卷笔刀，造型恰恰是一只可爱的小白兔。

陆小卫这时不知打哪儿冒出来，拉起我的手就跑，一边跑一边回头冲我母亲说：“阿姨，可可跟我去一会儿就回来。”

我们一路狂奔，冲出大院，冲出小巷，就冲到了我们惯常玩耍的小河边。那里终年河水潺潺，树木葱郁。陆小卫让我闭起眼睛等两分钟。待我张开眼时，我看到他的手里，正举着一只绿蜻蜓。

“可可，给你，我会想你的。”说完，他转身飞跑掉了。留我，望着手上的绿蜻蜓，怔怔。

3

我在新的家，很怀念原来的大院。怀念得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就给蓝心写信，在信末，我会装着轻描淡写地问一句：陆小卫怎么样了？

蓝心的信，回得总是非常及时。她在信中，会事无巨细地把陆小卫的情况通报一番。譬如他在全校大会上受到表扬。他数学竞赛又得了一等奖。他打球时扭伤了一条胳膊。他不再骂她狼外婆，而是叫她蓝心。

我对着满页的纸，想着陆小卫的样子。窗外偶有蜻蜓飞过，它不是陆小卫为我捉的那只，我知道。

在小学六年级的那年暑假，我跑回去一次。蓝心还在那个大院住着，陆小卫却不在了，他随他的家人搬到另一个小区去了。

蓝心长成漂亮的大姑娘，脑后扎着高高的马尾巴。我和蓝心站在街角拐弯处吃冰淇淋，谈陆小卫。蓝心说：“他现在上初中了，个子很高了。”

冰淇淋吃掉后，蓝心去打了一个电话，陆小卫就来了，样子很高很瘦。我们还像从前一样，是三个人，亲密无间。但分明又不是了，我们都长大了。

我们坐在从前的小河边，除了笑，就是沉默。

陆小卫后来打破沉默，说：“可可，我给你捉只蜻蜓吧。”蓝心立即热烈响应，拍着手说：“好啊好啊，也给我捉一只吧。”

陆小卫就笑了，伸手拍一下蓝心的头说：“你捣什么乱？”那举止，竟是亲昵的，而与我，却是生疏的。我觉得心头一黯，太阳隐到了云端里。

一会儿，陆小卫就捉到了一只蜻蜓，红色的，有着透明的翅膀，充

满忧伤。他把蜻蜓小心地放到我的手上，蜻蜓的翅膀颤了颤，陆小卫的手，也颤了颤。我抬眼看他，他穿红色T恤，已是翩翩一少年。

4

蓝心一直追随着陆小卫的脚步走。

陆小卫高中，蓝心初中。陆小卫在北方上大学，蓝心努力两年，也考上陆小卫所在的那所大学。

我却在南方的一所大学里，寂寂。我与他们的距离，相隔了万水千山。

元旦的时候，陆小卫寄我明信片，是他亲手制作的，上面粘着蜻蜓标本。他的话不多，只简洁的几个字：“可可，节日好。”

我不给他回寄，只托蓝心谢他。

我跟蓝心一直通信，也通电话。我们天南地北瞎聊一通，然后就聊陆小卫。蓝心说，他是学校的风云人物，是学生会主席，后面迷倒一小女生。

我笑得岔气，一边就在纸上写：陆小卫，陆小卫……

5

陆小卫在他毕业的那年夏天，突然跑到我的学校来看我。他玉树临风地站在我面前，我忍不住心跳了又跳。

我带他去我们学校食堂吃蚂蚁上树还有藕粉圆子。他大口大口吃，说，再也没有吃过比这更好吃的东西了。

我知道，他多少有些伪装。他还像小时那样，总是尽可能地让我高兴。

有疼痛穿心而过。但表面上，我却不动声色。

饭后，我们一起散步，沿着校门外的路走。走累了，我们就一起坐到路边的石阶上。

陆小卫突然问我：可可，你收到我的信了吗，我托蓝心寄给你的信？

“那几天，我正在忙着写毕业论文，没时间跑邮局，而快件必须到邮局才能寄出，所以我托蓝心了。”

“快件？”我愣一愣，随即明白了，我含糊着说，“早收到啦。”

陆小卫看看我，缓缓掉过头去，艰难地笑：“那么，蓝心说的都是真的了，你已经，有男朋友了？”

我大着声笑，我说：“是啊是啊。”

夕阳西沉，一点一点地，落在心底。有鸽从高空飞过。这个城市没有蜻蜓，却有鸽。它们成群成群地从城市上空飞过，银色的翅膀上，驮着碎碎的夕阳，红色的忧伤。

我们不再说话，沉默地望着路对面。对面的路边，并排长着三棵紫薇树，花开得正好，一树的灿烂。红的，紫的，细密的花，纷纷扬扬。

“像不像你、我，还有蓝心？”我指着紫薇树故作轻松地问陆小卫。

陆小卫只是若有似无地“哦”了声。刹那之间，我们变成陌生。

陆小卫走后的第二天，我收到蓝心的信，蓝心在信上说：“对不起，了可可，我爱陆小卫，从小就爱。而从小，你就什么都比我强，你聪明，长得漂亮，你父母有本事。而我妈妈，却是个残疾人……”

我知道的，蓝心。我在心里面轻轻说。伸手捂住眼睛，不让眼泪掉下来。

6

不久，陆小卫给我寄来最后一张他亲手制作的明信片，明信片上，照例粘着一只蜻蜓标本。薄薄的翅，透明的忧伤。他的话依然不多，只寥寥几个字。他说：“可可，我和蓝心恋爱了。”

我回：祝福你们。

再不联系。

再相见，已是几年之后，在陆小卫和蓝心的婚礼上。我喝醉了，一点也不记得当时的情形了，印象中，都是蓝心一团甜美如花的笑，雾似的缥缈。

事后，我的女友说，我在醉酒后一直说着一句话：“你再捉一只蜻蜓给我，好吗？”

她笑我：“瞧你醉的，像个小孩子，还要什么蜻蜓。”

后来，她又说，那一天，同醉的，还有新郎。他喝着喝着，就流泪了，嘴里面也嘟囔着什么蜻蜓蜻蜓的。没有人听得懂。

2

一朵花，开十年

1

方果果提着一只皮箱走进 S 大的时候，九月的九重葛，开得正茂密。一朵一朵，极尽欢颜，淡紫，粉红。攀缘而上，而下，缠缠绕绕，帘幕无重数。方果果对 S 大最初的印象，不是那高大的钟楼，不是漂亮的图书馆，不是一弯湖水绕过的亭台楼阁，不是路过的俊男靓女，而是九重葛。那么多，仿佛一个天地，都是它们的天下。

方果果站在一丛九重葛下发愣，S 大的大，远超过她最初的想象，她以为凭自己完全可以找到报到的地方，母亲要开车送她来，被她拒绝了。结果兜兜转转了大半天，还是转回原地。她轻咬嘴唇，看来来往往的人，像个迷路的小孩，眼神里，一片茫然。

同学，你是来报到的吧？一声问候，适时极了。方果果微侧了头，抬眼望去，就望见一张男生的脸，瘦，且有些黑，但笑容和暖。九重葛投下花朵的影



子，在它上面晃。她慌慌地应，是呢。

那好，跟我来吧。男生伸手接过她的皮箱，一路领着她，先去报到，而后拣了几处走，告诉她哪里是食堂，哪里是教学楼，哪里是图书馆，哪里是宿舍。极尽细致。

方果果一边嗯啊着，注意力却不在这上面，她望那些九重葛，不时偷窥一眼身旁的人，想的是，他怎么这么瘦啊。一路的九重葛开过去，淡紫，粉红。朵朵妖娆，惊心动魄。

•2

唐明帮过方果果后，很快就把方果果忘了。他的日程里，有太多的事要做，听课，做家教，送报纸，送牛奶……从早到晚，脑子里装得满满的。

方果果安顿下来，想起那天帮她的那个男生，重重叠叠的九重葛下，他挂一脸和暖的笑。她想，总得去谢人家一下的。但让方果果犯难的是，她当时根本没问人家姓名，也不知他念哪个系。这么大的S大，要找一个人，谈何容易？方果果也只在心里念想了两下，就放下了。

却意外重逢。那是十月快过去了，吹到这个城的风，已有些薄凉。S大校园的九重葛，花也开得零零碎碎的了。周末，方果果一个人闲逛到校门口，看见那里摆一些地摊，有卖旧书的，有卖磁带碟片的，很是热闹。方果果想淘两张好片带到宿舍看，就去了卖碟片的那儿。意外地看到一张《魂断蓝桥》的碟，她欣喜地拿手上，仰头问，多少钱？这一仰头，她愣住了，卖碟片的，竟是她初入校时帮她的那个男生。